

王焱 編

#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272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焱 主編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272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二七二册

綠綺園詩鈔 上下卷 中野南強著 明治十五年……………一

柳齋遺稿 一卷 戶塚維春著 明治十七年……………一三三

讀書餘適睡餘漫稿 三卷 安井衡著 明治三十三年……………二〇一

箕作阮甫先生詩文 一卷 補遺 箕作阮甫著 大正六年……………三三三

綠猗園詩鈔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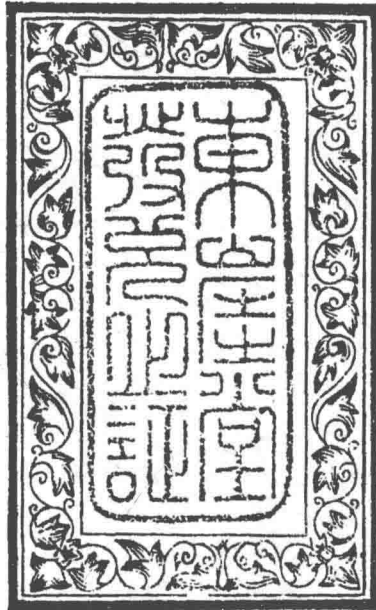
中野南強原著  
笠間益三編輯

綠猗園詩鈔

叢書  
東崖堂

家存南修孫得  
 園燕居讀書  
 弟作字  
 男喜筆





叙

我柳河自古尚武士之以擊劍鳴於天下者亦多矣。而余天賦脆弱不能從事於此也。弱冠負書笈遊歷四方。然始接人。則其問必先及劍客。未曾及文人韻士。余每聞之。乃慨然曰。吁。世謂我柳河無文學乎。如近世安節庵牧茅山二先生。號爲碩學。而爲區區武夫輩所掩。而名不顯耳。而我師中野翁。以善詩參出於其間。翁博通經傳。最精於詩。平生所作。不下一萬首。至其秀逸者。則遡自宋元。直窺唐域矣。而世未及

知之豈可不悲焉哉。余成童始作詩，常就翁而請正焉。翁循循指示，獎勵備至。追憶當時，既經二十餘年矣。而余也頑陋如舊，不能卓然自振，慙愧詎堪。然至今稍得提筆周旋於藝苑者，皆無非翁之賜也。余客於東京殆一紀，此間物換星移，世態大變，百事皆新。昔之攘臂扼腕傲然自稱武夫者，今也則投劍羅拜，悔罪於筆硯之間，而文學鬱然起矣。嗚呼！於此時，可以翁之詩而埋沒於窮僻荒陬，以不顯於世乎？乃遙呈書，請上梓而公之於世。翁允之，見寄舊稿若干卷。

且命余抄出之。余固非其任也。以書辭之。翁復書曰。嗚呼。十數年間。吾舊交諸老。相踵而就木。今也非吾子。則無復有知吾之詩者焉。吾子其勿辭之。余乃抄出古今體二百餘篇。題曰綠猗園詩鈔。書肆富田某請捐貲刻之。曾余歸鄉。乃付稿某。而辭東京。往時賴山陽在廉塾。茶山囑山陽拔抄其詩塾。與茶山書室。隔水竹而相對。山陽見取舍不可輒決者。則令童子持諮諸茶山。是以其所抄。蓋不一乖茶山之意。今余與翁互隔數千里而居焉。取舍採擇。不得親承其可。

否。况翁之詩髣髴茶山而余之才不抵山陽之萬一而敢從事於此其失當者必多矣。雖然余特喜自今而後足使世知我柳河不獨尚武修文亦既久矣不獨多劍客雖文人韻士固有其人矣。書肆報刻竣乃書之爲序。

壬午仲夏

梧園外史笠間益三撰

序

中野子之與予論詩也。予曰：筑地產茗，請以茗爲喻。夫製茗者，擇其細葉嫩芽而摘之，所摘不過數舛，而可以供嘉賓。若取粗大者，則鄉之數舛可得數石，然適家人婢僕之用耳。中野子迥然而笑，蓋有契於心也。其初作辭多而意少，語長而味短，未免與粗大者同科。後來愈精愈細，雋永可味，能使嘉賓朶頤者矣。更假數年，則使讀者清骨通靈，兩腋習習生風，豈其難乎。

辛丑季夏

廣瀨建

自序

蘇東坡曰。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夫人也。各有所好也。苟有所好。則僻于所好。亦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也。余少年一日侍坐于先君子之膝下。曰。汝資質魯鈍。如詩辭人。一能之汝百之人。十能之汝千之。今以來。一日作一首。積以歲月之久。則大成之業。僥倖萬一歟。兒勉焉哉。余唯唯奉命。一日一首。或二首。三首。經二十餘年。而所

作不下萬餘篇之多也。余多口微祿。雖顏瓢數空。范  
釜塵生之甚。然而如詩辭也。性之所甚好。有時或游  
神于風塵表。沈思靜鍊。不知老之既至矣。所得之古  
風近體篇篇首首。雖無足觀者。大人先生良朋益友。  
所加雌黃批評。散逸于書篋中。飽蠹魚之腹。寔可惜  
夫。因就舊稿中。鈔出數百首。題曰綠猗園詩鈔。如夫  
劉備也。繼漢之帝統。功業赫著。不朽于萬代。而嵇康  
也。阮孚也。皆晉之名賢達士。其名昭昭于汗青。余也  
一介寒士。才無寸長。儉安于盛朝。碌碌費米粟。遊于

所好樂于所好徒與數君子同所好而已。

明治十三歲次庚辰夏六月

八十三翁中野南強君教識

